

据全国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意向调查问卷结果显示,超过六成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不愿选择当“蓝领”。

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多位职业院校教师发现,“去工厂化”“去基层化”的就业趋势愈加明显,新兴的电商类岗位受到职业院校学生追捧。不少受访的“大国工匠”也呼吁,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要回归技术类岗位,为制造强国的发展提供青年力量。

“蓝领”不受 职业院校毕业生青睐

2021年6月毕业后,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专业的杨颜旭没有丝毫犹豫,选择了与老师合伙创业,“进国企或其他单位,让我规规矩矩地上班写代码,那种生活太枯燥了。”

现在,他所在的创业型公司,一人职,就让他掌管了4个高校的自媒体账号运营,“直接把后台的数据全部开放,这在其他的单位是不可能做到的。”最吸引杨颜旭的是,入职3个月,他学会了怎么去运营自媒体账号,怎么和不同高校打交道,怎么搭建新媒体矩阵,这一切新的知识经验源源不断地丰富着他的头脑。

杨颜旭介绍,班上30个同学,只有两个去做了专业对口的编程岗位,其他28个同学分散到了很多不同的行业。杨颜旭观察身边的朋友,他们普遍的想法是,如果去一个国企单位从“蓝领”工人做起,“可能把自己一辈子的锐气都磨没了”。在他们看来,“躲在”那个地方熬年头,“只会感受到安稳”。

另一层的原因是,与其在基层岗位十年磨一剑地打磨技术,不如多闯荡闯荡,杨颜旭觉得,“干吗非要做这么一件事情,如果真的做好了这件事情,我又能怎么样。”

调查问卷发现,63.97%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不会选择进入工厂、工地、车间等一线基层岗位,此外,只有32.8%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发现周围同学毕业后会选择电工、焊工等实体经济岗位。

在一场校园招聘会上,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王志明曾看到一个鲜明对比的场景:在互联网等大公司的招聘台前排着长长的队,而在制造业等企业招聘台前应聘的同学却寥寥无几。“与之前相比,学生就业的目标趋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像机械类的学生不愿意再去劳动密集型的岗位。他们更喜欢新颖的、更光鲜亮丽的岗位。”

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处、校企合作处负责人卢文澈分析,一方面工厂的工作劳动强度大,有些岗位需要一天工作10个小时左右,而月薪平均只能拿到6000元左右,很难吸引学生前来就业。另一方面现在市场就业多元化,提供了电竞主播、电商等不同类型的新型职业。

此外,他认为大部分制造业岗位的职业认可度也不断在下降,毕业生很难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荣誉感。陕西一家军工企业每年都来学校招聘,往年前来竞聘的学生早早在岗位前排队,“学生拼了命想挤进这样的军工企业,都会去投简历,但近两年,风向一下子变了,招聘的情况一年不如一年了。”

问卷调查结果显示,多重因素导致职业院校学生不再青睐“蓝领”:61.9%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会因一线生活枯燥单一而不愿意去制造业基层,61.04%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对制造业基层的工作

超六成受访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不愿选择当『蓝领』,追新兴职业成潮流。各方呼吁——

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要回归技术岗位

前景不看好,52.87%则是觉得工作环境差,40.01%认为基层工资低,31.35%则因为工作中交友圈子太窄而不愿去一线工厂。

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 学生跟着潮流走

毕业后,1999年出生的中职毕业生张宇(化名)和同学一起去了杭州,他选择了电商,后又跟着朋友创业,做智能家居的维修安装工作。

和他同批的毕业生胡鑫(匿名)在毕业短短两年之间,追着“热岗位”换了4个工作。毕业时,按照学校统一的安排,学电子类的胡鑫去往江西的一家企业维修智能化设备。那时候两人常私下互相吐槽工作现状。对于18岁的胡鑫而言,单位的工作陷入了枯燥的循环之中,常常是一个类型的设备问题反复出现。

再也受不了重复单调的日子,又逢电商行业兴起,胡鑫转而去了杭州,从事电商工作;后干了一段时间,嫌电商



2020年2月20日,在广汽新能源汽车工厂,工人们正忙碌着组装车辆。

带货太慢,他去教育机构做销售。聊天之中,张宇能很明显地感觉到,身边朋友都对工作“没有清晰的规划,都是跟着潮流走”。

问卷调查显示,45.13%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选择个人成长速度快的岗位,44.36%的职业院校学生会因为工作自由而选择该岗位,20.4%的学生会看重工作是否时尚,是否好玩。

江西省电子信息技师学院辅导员肖星星则有更深刻的体会,刚毕业的学生更偏向去互联网、房地产等行业工作。还有一部分孩子毕业后不清楚自己的职业规划,总是追着热门职业走。他曾接触过一个电子电器专业的学生,成绩优异,技能也过关,但毕业前听人说做建筑行业好,转而又去学做建筑。

学生择业观变化快的背后存在着一系列问题:对热门的岗位、企业越感兴趣,而能“坐冷板凳”的学生就会越来越少了。“他们更喜欢更实在的、付出后能够立即变现的技能”。肖星星观察到,有孩子爱拍短视频、剪辑视频,上网发布后,很快就可以收费了。“但从基层岗位成长起来的高技能人才、大国工匠之类,都需要一种持续不停地钻研技术的定力。”

“国家要培养一个机械制造的职业院校学生是要付出较高教育成本的,如果有专业技能的学生毕业后越来越不愿意从事技能型工作,是非常可惜的。”卢文澈认为,这与国家培养职业教育人才的初衷相违背。

同时,在职业院校学生的专业选择上也发生着细微的变化。某职业院校招生办处长曾研究过每年的毕业生数据,几年前,他所在的学校每年毕业生有五六千人,而制造类专业的毕业生人数多达3000多人,最高可以占比六成左右。而近年来,每年毕业生人数7000人左右,但制造类专业的毕业生人数却下降到了2000人左右,“从整体的比例来看,学生是明显减少了,学生不愿意选择制造类的专业学习就业了。”

各方呼吁职业院校学生 回归技能岗位

30年的时间,维修电工齐名把“冷板凳”坐热了。他主持创新167项科技成果,获得5项国家专利,使公司收获的循环经济效益达5500余万元。

华北制药金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、“大国工匠”齐名的工作一直是围绕着电力维修钻研的。刚毕业那会儿,他也是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,1991年,他被分配到110车间高压检修组当了一名电工,刚开始时对工厂高压系统继电保护装置等工作摸不着头

脑,那时候,他就想着那就在干中学,在学中干。

2001年,一台意大利设备停机,如果将设备运回意大利修理,生产损失至少上千万元;如果请技术人员来修,从上飞机开始计酬,每小时上千元,花费也得几十万元。齐名报名想试一试攻克这个大难题,两天的时间里,不断地拆装、测试,终于查出是一个电阻烧坏了。他花0.1元买个新的换上,机器恢复正常。

但30年后,他发现时代变了,95后的小孩不愿意来车间干活儿,有的来了不到一年,觉得工资收入不高,转而去了外企或者自己创业了。有时候他带着年轻的小伙子去车间维修机器,干着干着,就听着小伙子说,这工作太苦了,自己干不来,撒手不干了,“很容易打退堂鼓”。

齐名也理解年轻人,毕竟在车间基层做电工维修的工作,从传统观念来看“不热门、不吃香”,要吸引青年毕业后来基层锻炼,齐名觉得,最重要的是培养他对职业的热爱,对技术的热爱,有兴趣才能研究钻研,才能成为高技能人才。

如果要进一步真正实现制造强国的梦想,齐名觉得,得需要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把工作做好。他打了一个比方,好比社会是一台精密的仪器,如果每个零件都正常运转,机器的性能就会稳定;但如果只有极个别的运转好,有的零件不停更换,那机器就做不到高效运转。

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钳工首席技师郭锐也感同身受,要让年轻人愿意下基层、愿意来工厂,得让他们有职业成就感、获得感。他曾有一个研究生毕业的徒弟,第一年来单位基层锻炼,没干多久小伙子就打算离职。沟通之中,小伙子觉得自己未来是想做高技术研发的,不应该在车间度日,没过多久,这位研究生就去备考公务员,离开了这个单位。郭锐发现,企业也要想办法“留住人才”。

王志明认为,传统的密集型、流水线型上的岗位未来会被机器取代。因此,制造业企业也要加快基层岗位的转型升级,改变现在工作环境差等现状,鼓励高新技术类企业吸纳高技能水平的人才、复合型技能水平的人才,慢慢社会对基层岗位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。

“如何切实发挥职业教育对高素质产业工人的支撑作用,始终立足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需求,将成为我国建设技能型社会的重要战略选择。”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刘晓、钱鉴楠合作撰文建议,提升职业教育办学层次,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;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,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;优化技能型人才评价办法,提升产业工人待遇水平。

据新华网